

## 东溪行

柳清溪

## 桃树

时序大暑,新谷登场,桃亦丰熟。宁都县肖田乡第四届蟠桃会在该乡小吟村东溪组举办,受作协派遣,与一千文友驱车前往观摩。

蟠桃会已办三届,一年一次。询之上几届参加者,说,东溪并无蟠桃,只有黄桃,黄桃也是从外地引种的。忽然明白,称蟠桃会而不称黄桃会,是借《西游记》瑶池蟠桃胜会之名,以彰影响。

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中,写孙悟空掌管蟠桃园,土地神告诉他,园中有桃树三千六百棵,前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,三千年一熟,人吃了成仙了道,体健身轻。中间一千二百株,层花甘实,六千年一熟,人吃了霞举飞升,长生不老。后面一千二百株,紫纹细核,九千年一熟,人吃了与天地齐寿,日月同庚。

以蟠桃会代替黄桃会,寓意自然更好。桃是华夏最古老的树种。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说:“夸父与日逐走,入日;渴,欲得饮,饮于河、渭;河、渭不足,北饮大泽。未至,道渴而死。弃其杖,化为邓林。”邓林,即是桃林。

桃也是华夏最具文化色彩的树种,历代咏桃的诗词歌赋,不知凡几。“满树和娇烂漫红,万枝丹彩灼春融。”“桃花灼灼有光辉,无数成蹊点更飞。”“桃花四散飞,桃子压枝垂。”“海霞红点玉母颜,玉团中涵秋水色。”最有名的咏桃诗,大约是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:“去年今日此诗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今年春上,曾有人约我去东溪,说那里的桃树已入盛花期,花开得烂漫奔放,开得肆无忌惮。可惜因事给耽搁了。他们拍回的视频,倒也让我感受了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的风采,领略了春的缤纷,春的神韵,春的浩荡。

东溪自古就是桃树成林的地方,不过早先的桃树是毛桃,花开得好看,果实小而硬,要成熟到果核分离才可口。东溪的黄桃,称为“炎陵黄桃”,果大味甜,是嫁在这里的湘女盘春梅从娘家引种来的。经盘春梅尽力推广,十来年

间,炎陵黄桃在东溪组、小吟村乃至整个肖田乡广为种植。目前,全乡黄桃面积1200亩,产值200余万元。在东溪,已无不种黄桃之农户,植树百棵,年收入便可达四五万元,是名副其实的致富树、吉祥树。

## 东溪

走进东溪,在村庄里驻足游览。村子不大,静卧于一方地形起伏的盆地。东边那座高山,村民告诉我,那是牙齿峰,峰上有古寨,又叫牙齿寨。这山名俗得有趣,近取诸身,牙好,胃口就好嘛。村中潺潺的溪水叫东溪,村子以溪为名。古人起名,纯朴而又富有诗意。

村庄的房屋,大多数依山势而建,错落有致。走过不少山乡远村,见到的总是火柴盒式的现代建筑。东溪不然,还保留着早先“三间过”的二层骑楼。骑楼的栏杆漆得朱红,外墙粉得雪白。最可观瞻的,是外墙上都画着水彩画,画面上,是民居、桃林、荷田、耕作,透着祥和、宁静、温馨。大自然也有情趣,将枝叶蔓延的爬山虎贴上去,成为墙画的一部分,呈现出另类的田园风光。

村前的山,村后的山,植被繁茂,大树葱茏,迤邐去向远方。

我行走的脚步,总被打动心弦的景物迟滞:一棵小树上的苦瓜,果实悬悬吊吊;一棵门旁的梨树,果实琳琅琅琅。荷田里,首批莲子已收,花仍开得流光溢彩。池塘边,菖蒲剑也似的叶片中,抽出了赭色的蜡烛芯。碧油油的青草,泼在一片小沼泽地上。乡村的美,美在原始,美在自然,美在随心所欲,人置身其中,不知不觉就融化了。

房屋是山野的灵魂。我走进一株屋子,在厅堂里伫立,端详上首的神龛,那上面的红纸有些褪色,但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大字依然清晰。一缕香火,缭绕盘旋。檩梁下,两只燕巢赫然趴着。今年的新燕,不知迁居去了何方。

出门,阳光正炽,天空瓦蓝明净,两只燕子似的无人机在穿梭往返。

徐徐而行,就走进了村中一栋古屋“祥发东江”。据屋宇形制判断,应是清代早中期的建筑。问之果然,古屋为雍正朝时所建,已经度过三百年光阴了。屋子跟人一样,年岁大了,就苍老,就疲惫,屋里的雕花窗格,有多处朽坏。然而,这幢老屋筋骨还强健,她的裔孙还居住其中。厅堂厢房,旧时代的用具比比皆是。那些洋溢着历史包浆的橱柜,彰显出山民生活的厚重。有一会儿,我对着一块砧板凝神注目,我想从砧板的裂缝中,窥视到这户人家过去的日常。

其实有答案,后厢房的板壁上,挂着一列农具,有各式锄头、各式耙子,还有草镰镰。我将这些农具称为农家兵器,农家人使用它们,从远古奋战拼搏至今。当农家走进崭新的时代后,那些农耕文明的子遗,能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祖先。厅堂后的墙上,开有一扇小窗,正午的阳光射进屋来,把幽暗驱逐出去。光线柔和,在老屋里盘旋。那是时代之光。

我的这个猜想得到了同行龙南作协主席凌利华的认同。他说,亿万年前这里确实是大海,曾有专家到这里勘测过,还在这里找到过恐龙蛋。我们的猜想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有待考证,但经过仔细观察,我们发现,石壁中除了鹅卵石,还有很多外形保存完整的贝类、螺类的壳。这算不算是一点佐证呢?这么看来,我们并不是在山中游览,而是在亿万年前的海底徜徉了。

我无法想象曾经的大海是什么样的,都生存着一些怎样的生物,我现在只能看到漫山遍野的鹅卵石和依附在山体上的各种植物。我佩服这里的一切生物,它们坚韧顽强地生存着。所以,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死寂的荒凉,而是盎然的绿意,是郁郁葱葱的勃勃生机。说实在话,这里并不是适宜的生存地,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容。整座山石头是绝对的主体,土壤极其稀缺,能在稀薄的土地上扎根,怎么说都是一种勇敢的行为。南方常见的植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,无论是高大的松树、樟树、荷树,还是矮小的灌木、小草或者是匍匐在地的蕨类植物,仿若都在此择地终老。还有一种叫萱草的花,更是遍布整座山,走到哪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这橙黄色的花,一开始我错以为是野百合,因为两者的外形惊人相似。这小武当山,分明是萱草花的海洋,花朵开起来是一片一片的,像橘黄色的火焰,靓丽壮观,照亮了整个绿色的山野。萱草花有着伟大的母爱的寓意,因为萱草枝条虽纤细却不易折断,就像母亲虽然瘦弱,但为了孩子仍然可以不断坚持努力。这么说来,小武当山是一座有爱的山,它把母爱刻进了心里,又以热烈的方式呈现出来。这深似海的母爱啊,就这样融进了每一位游客的记忆里。

我想,那些鹅卵石也是有福的,它们曾经在黑暗中度过了那么多漫长且无聊的日子,现在,终于可以看到日出日落,花开草长,草长莺飞了。它们肯定未曾想过,有朝一日可以从低谷跃上峰巅,站上高处,成为山峰的一部分。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没有什么不可能,你自以为的以为,都是可以改变的,我们不必看轻自己,搏一把,也许我们人生的小溪也将变成大海。



青龙山红军小道 熊伟明作

赏画:熊伟明创作的《青龙山红军小道》,以红色作为主题,在写生的基础上,对革命老区赋予艺术化的表达,用山水的语言连接今昔,歌颂峥嵘岁月与不朽精神。(王先桃)

## 我的小舅舅

曾雪敏

我的小舅舅,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,排行老么。

当年,日军侵略上海,外公逃难到赣州,一介书生的他从此在此安家立业,将一生奉献给了赣州的公益事业,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——没能参军入伍保家卫国。外婆生小舅舅时,已是40多岁的高龄,因为胃下垂的病,不得不再怀个孩子把胃“托”起来,因此小舅舅好像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。外公对这个小儿子也寄予厚望,希望他能弥补自己心中的缺憾,于是小舅舅的名字里便有个“军”字。

小舅舅打小品学兼优,体格健硕。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小舅舅考上军校,成为当时难得的大学生。毕业后小舅舅被分配到湖南某驻地,从排长干起,一待就是六年,随后调入广东省军区。在部队的时光是小舅舅最引以为豪的日子,他把自己全部的热情投身行伍,不仅是完成自己父亲的梦想,更是在实现自己之于社会的价值。小舅舅调入广州时我大概四岁,从发黄的老照片里还能找到舅舅月子里抱着襁褓中的弟弟。彼时小舅舅从部队休假回来为外公过生日,照片中一大家人的笑靥光彩动人。

小舅舅在广州工作,舅妈则被分配到赣州市第四中学担任英语教师,居住在教师宿舍区的一间小屋。此时外公已是赣州市第四中学的退休干部,同外婆住在附近,舅妈上班,弟弟就交由外婆管教,小姨那时也未出嫁,帮着干活,小舅舅偶尔回家,忙碌却温馨。我常忆起童年时,周末母亲带着我回外婆家聚会,我牵着弟弟的手,带着他在四中打转,爬树,玩泥巴,捉蝴蝶。过年最是热闹,亲戚们从四面八方前来拜年,而我们小孩则欢天喜地地收红包、收礼物。小舅舅着一身笔挺的军装从部队归来,带回广式美食:玉米花罐头、曲奇饼……彼时外公外婆都还健在,父辈们也还年轻,我们还小,幸福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1993年,外公罹患牙

痛,不久病逝。外婆坚持继续住在四中的老房子里,我们常去看她。外婆常常偷偷抹泪,身体每况愈下,两年后的冬天随外公去了。那时的小舅舅,才三十出头,却已十分干练,他把舅妈和弟弟接去了广州,一家三口在广州定居,我们许久才能见上一面。

1996年的寒假,大舅舅带着我们一群小朋友到广州过年,住在军属大院小舅舅的套房里。妈妈让我带去自家做的赣州特产,香肠、豆腐乳,乡味令小舅舅甚是感慨。亲戚们聊天说到我写字漂亮,小舅舅立马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送给我,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支沉甸甸的钢笔,光彩熠熠,它至今仍珍藏在我书桌的抽屉里。那时小舅舅公务繁忙,却仍抽出时间陪伴我们。他喜欢家中的欢声笑语,几个孩子在家里面打打闹闹,他只笑意盈盈地看着;吃饭时见我们狼吞虎咽,他也在在一旁露欣慰。入夜以后,我们酣然入梦,他怕我们着凉,总是轻轻地为我们盖好被子,再蹑手蹑脚地关好房门。大年三十,小舅舅带我们逛花市,买回两盆大大的金橘树,寓意大吉大利。我们穿上新衣,收到长辈们各种各样的利是封,然后美美地去看五光十色的灯会。那年我十岁,这个在外地度过的春节令我印象尤深,回到赣州老家,我不由地怀念起广州的灯火阑珊和部队军人的飒爽英姿,想着等放假了一定再去。

每逢清明节,我们定能见到小舅舅一家,他们每年会回到赣州祭拜故人。小时候的我并不理解清明节的深意,只知道大家庭又要团聚了,热闹有趣。黄龙陵园坐落在郊外,我们总是从火车站开始走路到陵园。路上的车人很多,又正值春季,我感觉是去春游似的,看经过的火车,看美丽的田园风光。清明时节也常常下雨,路上泥泞、打滑,小舅舅担心我的安全,会背着我走,我在舅舅的背上为他撑伞,舅舅不怎么说话,我却感觉到宽阔的后背传来的安全与温暖。

在小舅舅的关爱中,转眼来到2008年,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找对象时,小舅舅反复告诫我,家庭条件不重要,关键是对方要有上进心。“我就是一个人打拼过来的!”小舅舅不无骄傲地说。父亲很欣赏小舅舅,常常说他大气、豪爽。我的婚事,父亲也请小舅舅当证婚人。

时光飞逝,我们茁壮成长,日渐成熟,但成长就意味着长辈们的老去,于是离别接踵而至。2016年3月,大舅舅骤然病逝,小舅舅驱车7个小时赶往殡仪馆料理后事。在忙完事后,小舅舅卸下疲倦,掩面痛哭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伤心。2018年初,父亲突发脑梗去世,于我而言犹如晴天霹雳,令我手足无措。我把母亲送入医院疗养,而父亲的后事又依仗小舅舅料理。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不见五指的暗夜,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接受现实,是小舅舅照顾支撑着我,一如我童年时那样,他是我心中穿透黑暗的一束光。



晨曦 杨荣斌 摄于兴国县茶园乡风电场

## 绿水盈盈的池塘

柳清溪

群山环绕的古溪村里,共有九口绿水盈盈的池塘。九口池塘,犹如九块硕大明亮的镜子,镶嵌在从村北到村南的土砖瓦屋前面。

刘屋和赖屋,地处村子中央,屋前有两口大池塘。池塘的毗连处,是一块长方形的空地,空地的南北两端长着高高的枣子树,枣子树下摆放着两排平平整整的大青石。自然,这个名叫塘角口的地方,便成了村里人相聚闲聊的好去处。

夏秋时节的夜晚,池塘里盛满了亮晶晶的星光。好多萤火虫忽闪着淡绿的光,在夜空中飞来飞去。吃过晚饭洗完澡的大人们,便带着自己的孩子,或点着线香,或打着电筒,手里还拿着一把驱蚊的蒲扇,陆续来到塘角口乘凉。

不一会儿,满月从东山背后升起来了,泉水一般的清澈,明镜一般的莹洁。村前的凤凰河里泻满了月光,远远望去,波光粼粼,宛如一河流淌的碎银。青蛙在池塘里和近在咫尺的稻田里“咕咕呱呱”地叫着。草丛中的纺织娘不时加上几声清脆的和音。那些藏在篱笆下和石塘墙里的蟋蟀,更是不甘示弱,拉长声音,“唧唧唧”地叫得又尖又脆,仿佛在合奏一支美妙动听的山村小夜曲。

此时,月影斑驳,枣子累累的枣树下边,两排大青石上早已挤挤挨挨地坐满了人。老爷爷在讲着薛仁贵征东、薛丁山征西的古老的故事;老奶奶在教子孙女儿们唱着“月光光,秀才骑,骑竹马,过祠堂”的古老的儿歌;叔叔伯伯们则拉着勾筒(类似二胡),吹着笛子,合奏那韵味十足的乡村小调。喜欢疯玩的孩子们,常常挣脱大人人们的怀抱,相邀到晒谷场上,嬉戏追逐着捉迷藏,或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空墨水瓶,比赛谁捕捉到的萤火虫最多,谁的空墨水瓶被萤火虫映照得最亮。

夜深了,人们都陆续回家睡觉了,整个村子也在如水的月光里熟睡了。清凉的晚风,送来晒谷场上豆秸和花生搞的清香。月华里的远山,笼着一层蓝幽幽的夜雾,恍如那朦朦胧胧、缥缥缈缈的梦境。忽闪着灯笼的萤火虫,依旧在夜空中飞来飞去。池塘里,蛙声一片。

那时,大人们都起得早,忙着在生产队出工之前去井边挑水,去自留地里浇水摘菜。晚起的孩子们,揉着惺忪的睡眼,站在自家门前,看那池塘里的无毒水蛇,浮出半个头来呼吸新鲜空气,宛如几十根小木桩定定地立在池塘里。“烂钵子”“扁嘴龙”几个鬼精灵,常常会在小山峰的一头系上一根长长的细绳子,绳子的另一端则打上一个有活结的小圈套,然后举起小山峰,将圈套轻轻地、轻轻地移动到水蛇头边。当傻乎乎的水蛇丝毫没有察觉,而它的头却已落入活结圈套时,鬼精灵们猛烈用力一拉,水蛇便在挣扎中被吊了起来。当然了,他们的恶作剧常被父母发现,于是,他们便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把水蛇放回池塘,然后牵出牛栏里的水牛,跟小伙伴们去门前的凤凰河滩放牛了。

转眼间,冬天来了。寒霜皑皑的日子,池塘里结了一层冰。小伙伴们常去捡来一些扁平的薄瓦片,往冰面上打趟趟皮玩(类似于打水漂),看谁的瓦片在飞快掠过冰面时趟得最远。要不,就用一头削得尖尖的小木棍,轻手轻脚地弄起一块冰,用空心的芭麻秆对着冰块吹出一个小洞洞,然后穿上稻草,小心翼翼地提着玩。

逢到下冻雨的日子,池塘边的屋檐下挂着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凌。这时,不怕寒冷的小伙伴们,便手拿一根小山峰,叭叭叭地敲打那垂挂下来的冰凌。冰凌断裂后掉落到地上的声音同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,仿佛是山村孩子们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打击乐。

## 在龙南看大海

揭国生

龙南看大海?没搞错吧?龙南哪来的大海?

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都有这样的疑惑。但是,我要告诉你,这是真的,我确实在龙南看到了大海,而且是亿万年前的大海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别急,请听我慢慢道来。

龙南南部有一个镇叫武当镇,武当镇有一座山叫武当山。为区别于湖北的武当山,龙南就把这座山改叫小武当山或南武当山。

小武当山与广东韶关的丹霞山、江西宁都的翠微峰同属一种地质构造。一开始,我并未觉得小武当山与其他丹霞地貌有何不同,以为都差不多。直到在半山腰“偶遇”很多很多的鹅卵石,我才发现小武当山的奇异之处。这些鹅卵石全都镶嵌在石壁之中,非常牢固,怎么抠也抠不下来,而且与我们平常在小溪中所见的鹅卵石并无二致。那么,是谁把这些鹅卵石镶嵌进石壁的?为什么要在石壁中镶嵌这些鹅卵石?思来想去,答案也许只有一个,那就是,地质运动造成的。

为此,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:在亿万年前,这里曾是一片汪洋,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场地质运动,导致这里的地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海底逐渐隆起,海水渐渐退去,最终形成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山峰。